

夜行集

周而復

今代書店發行

文學叢報社版

集 行 夜

復 而 周

1 9 3 6

詩叢第一種

夜行集

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版
定價一角五分

作者 周而復

發行者 文學叢報社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有 版權

序

這冊夜行集，我返復讀了兩遍。這是在重
重的壓迫之下壓得快要斷氣的悲抑的呼息。這
兒也活畫了一張憂鬱而悲憤的時代相，時代在
哭着，在偷偷地哭着。連哭都是不准放聲的
了。這是多麼可以謳歌的嚟！

古人說：「兄弟閱于牆，外禦其侮」。這
樣話究竟是已經過去了的話。我們今日的格言

却似乎是：「外侮翻過牆，內屠其弟兄」，儘你說得舌弊唇焦，儘你怒罵，儘你嘲笑，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車的對手。你敢哭喪着一個面孔嗎？隣國不是多麼「親善」？民族不是正在「復興」？滾蛋，你們應該充分地來個「反省」！

舊時的人尊重禮讓，尼采打了個價值的倒逆，說禮讓是奴隸的道德。現在的中國人又來了一個倒逆的倒逆。在這兒秦檜是岳飛，岳飛是秦檜，文天祥是張洪範，張洪範是史可法。

我不願再多說什麼話，這部夜行集已經代
我說了不少。潛潛的流淚，偷偷的哭，大家都
在黑夜里鼓着欲爆的眼睛。

但詩人揩着他的眼淚在告訴我們：「車頭
接一連二地在開發着了，大家都請揩乾眼淚，
搭上火車，衝破這黑暗的重圍！」

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

郭沫若

目 次

郭序

遠方	一
巨浪	六
吳淞口的夕陽	一六
宣判	一七
梯	一九

蓮慕鄉	二二
無題	三三
解	三八
接見	四〇
雨	四二
苦囚悲歌	四四
出獄	四七
從墳墓里我走了出來	五〇
給阿比西利亞的弟兄	五二

散工	六一
叫賣	六四
當	六七
刈草的孩子	七一
清道夫	七六
相面先生	七九
老處女	八二
傷兵	八四
夜行車	八七

遠 方

—

大海有一天會枯乾，

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。

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，

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，

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。

那兒有天青色的高山，

那兒有朵朵白雲似的牧羊，

那兒有錦繡的田野，

那兒有秀長的高粱，

那兒有潺湲的河流，

那兒有我們童年的野宴，

那兒有樸素的風光，……

黑夜里大砲一聲雷響，

天外飛下了禍殃。

兒女呼號着爹娘，

在熟稔的泥土上逃荒，

生命且交給幸運，

對遠方走來，披著星霜。

二

消息的線端，

給塞外的暴風吹斷。

我們不曉得各自的方向，

也不知道是誰生誰亡？

一顆心分散在數處，

可是誰都沒忘記了家鄉：

羊羣是不是仍放在原野？

青山可曾改變了模樣？

錦繡的田野有無人耕種？

高粱該長得更長更長？

潺湲的河流是否尚未凍結？

童年的足跡是否仍舊安在？

那樸素的風光是否依然無恙？

三

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，
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，
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，
身子負着重重的創傷。
音訊雖是天風似的渺茫，
我們的兄弟在對敵人死抗：
一池死水下埋着個春雷。
大海有一天會枯乾，
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。

巨浪

亂鐘敲出個日子不平凡，

四方的鐘聲連成一個聲浪：

一個聲浪，一條萬里的城牆——

叫醒了千萬顆奴隸們的心臟。

揉一揉眼睛，復甦的夢醒了。

抖起滿腔的積怨，

憤怒在胸中蓬勃地燃燒，

一萬噸重的石頭去了。
在漆一樣黑的深夜，
在銀白色的清晨，
蠕動着烏黑長蛇似的人：
靜靜，沒一點兒聲音，
鋼鐵的隊伍在行進……
北風里舞動自己的旗，
白布上塗着烏黑的字：
說明了行列的來歷，

告訴你他們的心思。

不分是黑夜，不管是清晨，

在泥濘崎嶇的道路上，

在僻靜荒蕪的原野上，

在平滑的柏油路上，

在修整的枕木上，

在洶湧澎湃的江邊上，……

闖過橫在眼前的阻攔，

像猛獅要把樊籠打破，